



▲ 吴德胜

▼ 上海影城二
号厅里响起了久
违的电报声



这堂电影课有点不一般

嘀嘀嘀……

影城传出电报声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从1937年开始，在无数个不眠夜里，在没有硝烟的十里洋场，李白正是在这样的嘀答声中，一直到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最后一刻。昨天下午，上海影城二号厅里响起了久违的电报声，“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永存”，12个金色大字跃然于银幕。百部经典影片庆祝建党百年系列宣传展映活动昨天来到上海，《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党课开讲。

首部谍战电影

作为新中国首部谍战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根据共产党员李白烈士和李白之妻裘慧英的真实事迹改编，以极具年代质感的上海味道，惊险重重不见硝烟的十里洋场，以及浪漫的革命爱情故事，再现了李白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的英雄凯歌。片中，李侠和纱厂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执行秘密电台工作。扮演何兰芬的袁霞奶奶昨天通过视频，与现场观众分享当年随导演王莘到上海体验生活时的情景。“在那里，我听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故事，参观了关押过李白烈士的监狱。”老太太哽咽着说，“我当时真的激动极了。如果我把这个角色演好，我真的对不起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烈士们。”化好妆、穿上戏里的服装，袁霞感觉自己就是何兰芬，“在李侠、何兰芬故事的熏陶下，在孙道临老师的引领下，跟随原型裘慧英大姐的讲述，我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好像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身上。”

悲伤现实告别

听过裘慧英讲述英雄故事最多的，要数李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裘慧英生前好友吴德胜（见上页图）。已经退休的吴德胜，还清楚记得自己20多岁时，第一次到访裘慧英家中的情形，“她跟我说，你们年轻人还记得我的丈夫，这是对李白最大的告慰。”裘慧英娓娓道来李白光辉的一生，讲他们如何从假夫妻到产生爱情再到经过组织同意正式结婚，生下儿子；讲李白三次被捕，被敌方用尽36种刑具严刑

拷打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讲最终在浦东找到丈夫遗体时的悲痛……“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样一个革命老妈妈，于是叫了声‘裘妈妈’，这一叫便叫了整整十年。”那十年，他们一起找到李白烈士在上海最后三年生活、工作和被捕的地方，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建起烈士故居。

“李白是1948年12月30号的凌晨被抓走的，1949年5月7号上午，裘慧英抱着四岁的儿子李恒生，在牢房对面阳台上呼唤着丈夫。李白这时已经被老虎凳折断了双腿，站不起来，狱友们把他托起来，恩爱的夫妻对视着。李白说：‘我的奋斗目标快要实现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愉快和欣慰的。’”讲到动情之处，吴德胜的眼角泛着泪光。

信念之光永存

观众席里，许多人也抹了抹眼角。李白烈士故居副馆长葛玮感慨道：“李白烈士最遗憾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见到新中国的黎明，他牺牲仅仅20天之后，我们上海就迎来了解放。”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作者周兆良多次听裘慧英现场讲述，他一直遗憾电影中对于李白的革命成长道路仍有空白。于是，周兆良花了一年时间去李白家乡探访，收集素材，投入写作，让烈士的生命历程更完整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李白1910年5月1日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年仅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李白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李白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对他来说，‘电台重于生命’，希望当年轻人继续传承他的精神和信仰。”周兆良说。

首席记者 孙佳音



■ 张静娴饰演李奶奶，罗晨雪饰演李铁梅

戏里戏外三代人

《自有后来人》
展开昆剧的现代探索

昨晚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在上海大剧院首演前，观众心里或多或少有些疑惑：《红灯记》的故事在京剧舞台传唱至今，古老的昆曲究竟能不能演这样的革命现代戏、能不能演好现代戏？两小时演完，上海昆剧团用这部新编经典展示了昆剧现代戏求索道路上的别开生面。

现代戏别开生面

当昆曲有了现代戏，传统的一桌二椅在舞台上也变得丰富起来。几条轨道将舞台横向切割成几块，一个“魔盒”时而变幻成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的家，时而变成日本宪兵队长设宴款待李玉和的地方，多媒体技术、数控技术、系统集成等高科技手段在昆曲舞台来了次综合探索。为了方便武戏演员开打，轨道上铺设了厚厚的地毯。

“鸠山”蔡正仁一上场，便是满场叫好，“蔡皇”这次要演57年前演过的日本人。和“李奶奶”张静娴一样要从小嗓切换到本嗓，蔡正仁塑造的不是一个咬牙切齿的宪兵队长，儒雅的大官生即便是演反派，也有礼有节，一眼让人很难恨起来。

“贵妃专业户”张静娴这次演富有革命激情的北方老太。“李奶奶”穿上粗布衣服，绑上裤腿，随时可以跟着红灯去战斗。剧中的一些核心唱段，大都是张静娴自己挑选的，看得观众惊呼：“张静娴演活了李奶奶，她眼里的那束光和那份真挚太珍贵了！”

罗晨雪的“李铁梅”外形青春靓丽，表演真实自然，也很有爆发力，担起了第一主角的戏份。吴双的“李玉和”在动情的演绎中英雄气概尽显。上昆团长谷好好笑言，这是戏里革命三代人，戏外昆剧三代人。

磨好戏孜孜不倦

首演原本只有两场，因戏票早早售罄加开两场。观众的热情反馈给主创吃下一颗定心丸，有观众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完《红灯记》全剧，才知道什么是京昆一家。”还有从外地起飞的观众说：“全剧节奏很快，我原本以为昆曲是江南地区小范围欣赏的剧种，没想到在这部戏里都能听懂，《自有后来人》是很好的四史学习教材。”

这一切，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首演前一晚，演员们还在大剧院对光走台，直

到凌晨才回家。每次排练完，剧组都会邀请专家观看提意见，并随即对作品进行修改打磨。连轴转的节奏也让上昆青年人才迅速成长。青年编剧俞霞婷受益匪浅：“我们原本有44个曲牌，听完后，主创们一致觉得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最后有三分之一的曲牌由我们唱腔设计周雪华老师重新创作。”

如何让《自有后来人》区别于其他剧种？俞霞婷沿用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同名电影里李铁梅第一主角的视角，契合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时代精神。此外，唱和念是最突出的表现，“破套存牌”的唱腔创新，让这部戏的唱连贯且动听，京昆大师俞振飞从《墙头马上》开始提倡的做法，在今天的《自有后来人》中有了新的发展。“戏是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对于现代戏来说，更是如此。同时，念白上了韵，用上了尖团字，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上昆的排练厅、小剧场乃至九棵树、大剧院，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编外人员常来常往，那就是本剧的艺术指导、京剧大家尚长荣。事必躬亲的尚老表示，当年梅兰芳、周信芳这一代艺术家，年轻时也在探索如何演绎文明戏，到了当代，我们又为何不能去做些求索和实验呢？“上昆这次对现代戏的创作非常有意义，我们要坚定信心，就这样走下去！”

本报记者 赵玥



■ “鸠山”蔡正仁(左)一上场，便是满场叫好